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孟子卷之五

萬章章句上凡七章

萬章問曰

虞書有云

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孟子曰

大凡人有所求而不遂則怨因不遂而益求則慕慕生怨怨生慕兩者交接於一心而不能解凡事類然而况天性之親家庭之變如舜之不得父母之歡心者乎宜其號泣之不

容有已也蓋

怨慕也萬章曰

我聞之

父母愛之

固當

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

亦且

勞而不怨

如夫子言

然則舜怨父母乎

曰

舜之怨非怨父母也昔者

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於田

耕也

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

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夫曰非爾

所知則公明高必知之矣人有不得於親而竟忽然置諸度外者惟不孝之人則然我推

夫公明高

之心蓋

以孝子之心為

不若是恕

彼舜之心若曰

我竭力耕田

不過

共為子職而已矣

未可遠云孝也

天下無不愛父母之不我愛。必我有不盡其子之父母。今於我何哉。此其所以自怨自責而不能已也。當是時

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所居成聚成邑成都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

遷之焉。遭遇之隆無以復加矣。乃為不順於父母。想其怨慕迫切之甚直知窮人無所歸

者。然夫極人心之趨附而至。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之。舜

憂好色人之所欲。好色至於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之。舜憂

富人之所欲。至於有天下。而不足以解之。舜憂貴人之所

欲貴。至於為天子。而不足以解之。舜憂人悅之好色富貴。有

於此人之樂當何如。而况兼備而無足以解之。舜憂者。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以解憂者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我因之有感矣。夫人情之變遷無常而愛親之時無幾。惟人少。時天性未漓。物欲未交。則慕父母。耳

而幾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少艾。幾矣。未有妻子則。又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妻子。矣

幾而仕則又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君甚至不得於君則熱中即有不得於親者而其心之冷熱已判若冰炭矣問有自少而

長而壯終其身慕父母者誰哉惟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耳而我未之見也惟夫自歷山號泣以至三十徵庸五十攝政時年已五

十而慕父母之心不少減於孩提之時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夫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自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

則告而後娶者宜莫如舜乃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詩之所云言禮之常也若舜遭天倫之變

父母常欲害舜若告則必不得娶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以至

娶則廢人之大倫以懟怒父母是以不拘小節而不告也萬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之則吾既得聞命矣若帝之妻舜而

亦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替瞽必不從替瞽不從而帝強為之是以天子而為人子曾其父先無地以處舜勢不容以不巳

則亦不得妻也不知不告而自妻之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其於父子之間固無傷也萬章曰嘗父母使舜完

廩捐階瞽瞍焚廩舜幸得不死又使浚井舜空出馬從而拚之凡此皆象之計也既

揜之象乃自曰謨蓋都君咸我績今都君已死凡其所有皆我為政牛羊歸父母倉

廩之父母夫若干戈則朕琴朕弋朕二嫂使治朕樓處分象乃

然往入舜宮誰舜則依在牀琴象斯時進退兩難乃忽曰自君入井櫟鬱

陶思君爾口雖如是言不禁中心連於面目但見其怵怵然舜乃不但曰惟茲臣庶汝其

於予治夫以欲殺已之象而反使之治臣庶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

而不知也但聖人待弟之情與常人不同見象之憂則亦憂見象之喜則亦喜曰聖人

情耳謂舜不知象之將殺已則太愚謂舜喜象之欲殺已則文太深舜蓋謂象來而我明拒之則象之謀我益疾而父母之聽象之讒也益甚不若陽嘉而陰銜之以為苟全性命之計然則

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以其

使校人畜之池乃校人則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其困未圉

圉焉漸與少則洋洋焉方凝眸視攸然而逝矣子產曰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

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夫子產非不智也校人之狀故君子可

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今鬱陶思君之言愛兄之道固如是象雖非愛兄之人彼以愛兄

之道來舜方以前之欲殺已者一時之蔽而今之愛我者天性之真故誠信而喜之矣偽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無奈之何者以無其權也後乃立為天子固不

難於處象矣則僅放之何也孟子曰舜實封之也或訛傳曰放焉萬

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

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於親兄而日欲殺之

較諸四凶更為至不仁矣其誅之宜與四凶同科而反封之有庀以如是殘賊之人則必至於虐民有庀之人矣

罪焉舜為恩流四海之仁人而固如是乎况刑賞為天下之公理奈何在他人則誅之

在弟則封之曰子以封象為非仁不知是及所以為仁人也夫仁人之於弟也當其橫逆未嘗不怒然隨怒隨消

不藏怒焉未嘗不怒隨怒隨釋不宿怨焉想其心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則必

五
五
萬章上

欲其貴也。愛之。必則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向身

為天子。而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萬章又問如夫子之言實係封之矣敢問或

曰。放者何謂也。曰。是說亦有因也當日者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

使吏治其國。而但納其貢稅。象於焉。似安置之者故謂之放。子謂有庠之

之善處如此象豈得暴彼民哉。以愛弟之心而兼以愛民可謂仁至而義盡者矣雖然。帝之所以如此處象者究非專為不得行暴而設也其意

實欲常常而見之。故使之無國事牽繫之則可源源而來。乃天性手足之愛不忍一日離者也故古書云不待

及諸侯之期始貢。以政事見接於有庠。君此之謂也。正當常而見源源而來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

得而子。之如舜。盛德之士也南面而立。堯。君也帥諸侯北面而朝之。

瞽瞍。也亦北面而朝之。所謂不得而臣不得而子也但舜。於堯之朝則晏然受之而見瞽瞍。之朝心實不安故

其容有憾。孔子。嘗論之曰。於斯時也。人倫乖亂天下殆哉。岌岌乎。

古語若如是云

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

當堯之時舜未當為天子乃

堯老而舜

不過攝其

也堯何由北

典曰

舜攝位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四海遏密八音

則是堯未徂落之前方自為天子乃徂落之後舜猶然執臣禮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也

孔子

嘗有言

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若如所云

舜既為天子

以受堯之帥諸侯而朝

矣

及堯崩之後舜

又

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有是理乎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

則瞽瞍雖父難逃率

土之濱

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

臣父

之謂也蓋大

夫行役不均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故作詩人之意若

曰此莫非王

事凡在位者宜共任之何

我獨

為賢而

勞之

也故說詩者不可以

一字

文而害

之辭不可以一句辭而害全詩志當以已意逆而迎之以志是為

得之如待以辭而已矣則拘牽文義觸處難通雲漢之詩曰周餘

黎民靡有子遺不過憂旱而為此信斯言也是周真無遺民也

且子萬無臣父之理夫子貴乎孝而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必有養而尊親之至莫大

乎以天下養舜為天子則瞽瞍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因以天下奉

養瞽瞍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蓋言周武王也而舜之孝思可則者正如

此即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向使舜而臣父則反以天子之勢而凌其父所謂尊養者安在所謂書

曰舜祗載見瞽瞍其敬謹恭懼之貌則夔夔齊栗以此孝思感格故瞽瞍亦終至允

若書言如此是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是所為父不得而子也而豈如北面而朝之說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曰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曰天與之

萬章曰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

以行之於

身之

行與

措之天

事示之

以與之

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

者知之何曰天子

但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

下

猶

諸侯

但

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

但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而因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

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

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

之也

天受

天與之

是

民受

人與之

若是乎天子不過

順天命人心耳

故曰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夫天與人與豈偶

然之哉昔者

舜相堯

二十有八載

其所以如

是之久者

非人

之所能為也天也

是以德澤入人之深至

堯崩

後

三年之喪畢

舜

本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也乃人心慕舜不忘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舜欲避而人心之歸戴有不得而辭者

故曰天也夫然

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

使堯崩之日即

居堯之宮

近

堯之子

於是而得天下

是篡也非天與也

由是觀之民歸即天與之徵故周書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此

即人與為天與

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

堯舜之德盛矣

至於禹而德衰

蓋堯舜之天下不傳子而傳賢而禹則

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公私判如也其言如此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

曆數

之歸皆天命存焉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帝王不得有私意於其間也

昔者舜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

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

從舜也。

至於益則不然

禹薦益於天。

僅有

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

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但見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

君之子也。」

總而論之堯之子丹朱也

丹朱之不肖。

舜之子商均也

舜之子亦不肖。舜

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一則二十有八載一則十有七年

歷年多，施澤於民久。

子啟也

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

七年

歷年少，施

澤於民未久。

夫

舜禹益

之為相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

而人心之係屬與否遂從此分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大凡天下之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天在即命在故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舜禹之有天下，益之不有天下，豈傳子傳

賢所得自主哉？且古來之宜有天下而卒不有天下者，豈獨益哉？夫有天下者有二：有匹夫而有天下者，有繼世以有天下者。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

必若舜禹而又有

如堯舜之

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之德不下舜禹而無天子之薦因以

不有天下

若夫

繼世以有天下

得到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之

者也

夫有廢而後有興今繼世之君雖非賢聖之至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益伊尹周公

有德有薦矣而亦

不有

天下

試言伊尹不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而

其弟

外丙立

二年

而死

仲士四年

而又死於是立太丁之子

太甲

其初立時

顛覆湯之

典刑伊尹

為師保

放之於墓

湯宮

三年太甲悔過自怨往自

艾

將來

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伊尹復之

歸於亳

然則太甲之改行易德以為繼世之主而伊尹不有天下者豈非天耶至於

周公之不有天下

以成王之賢

益之於夏

有啟

伊尹之於殷

有太甲

也總之天生民而立之君原非不賢者所得預故與賢與子皆與賢也賢在子則與子賢在

賢則與賢而與子之賢不必盡如舜禹之德與賢之賢則必遇有不肖之子天又似有不得已之苦心焉而要非人之私心所得參也夫君臣相傳則曰禪父子相傳則曰繼或禪或繼皆由天命義也

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德衰之說豈足為定論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為有莘氏之媵臣而以割烹要湯以為相。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則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焉。惟其樂堯舜之道故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祿之以天下。弗顧

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介不

以妄與人。一介不以妄取諸人。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曾何有於人爵之慕哉。故其始也湯使人

以幣聘之。則尹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其無欲自得若是即至湯三

使往聘之。然後為其誠意感動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不過獨善其身而已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堯舜之道之行而不徒誦說嚮慕之哉。且天之生此民也。不能無先知後知先覺後覺之殊亦正惟使先知

者以當然之理覺後知使先覺者以所以然之理覺後覺也今予為幸而天民中之

先覺者也天固以覺民之責俾予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

而誰也其言如是因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之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

此故於三聘之後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其始終正大光明可歷歷得而指數者且亦思伐夏救民為何如事

乎蓋所謂正天下者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

者乎亦思天下曾有不潔身之聖人哉聖人之行迹不同也或遠而山或近而朝市或

去而隱或不去而筮仕總揆以道義之當然歸潔其身而已矣若所云割烹要湯之說潔身乎辱已乎當必有能辨

之者或者謂湯非堯舜之遺不可以正天下而其道則在尹是尹本無所求於湯而湯實不能無所求於尹三聘之來似有所要者然則吾聞其以堯舜之

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商書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亳蓋尹自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此固足以証伐夏救民之事矣以如是之人而謂昔為辱已之為也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

環

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於衛

實主顏雝由

衛之賢大夫也時有彌子瑕者倖臣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

兄弟也彌子

因

謂子路曰孔子

若

主我

我力能薦於衛君則衛卿可得

也子路以告

若以他人得此方以為天假之緣矣而

孔子曰

道之

有命

我馬用彌子為蓋孔子

進

必以禮不當進不輕進也其

退

則以義

當退不難退也我守我禮義而已

得之不得則曰有命

存

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寧有是哉且夫在齊衛固無事之時也乃

孔子

當

不悅於魯

去而之衛又不悅於

衛

去而之宋遭宋桓司馬

題

將要而殺

之

是於微服而過宋

夫人情當無事之時可以從容審擇若當既難之際則望門投止有急不暇擇者矣乃

是時孔子當

既

而其所主者何人哉蓋

主

宋

司城

諡

貞子

者於

為陳侯周

之

臣

云斯固宋之賢大夫也去宋仕陳孔子主

之急難猶然而況在齊衛無事之時乎夫人以類從君子小人不忍強合

吾聞觀近臣

之賢

以其所為主觀遠

臣之賢否

以其所主

孔子君子也癰疽瘡環小人也

若孔子

為遠臣而

主癰疽與侍人瘠

環何以為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

得五羊

之皮為之食牛

因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

者為之也

我何以斷其不然哉於百里奚之始終而知其人之必無是事也夫

百里奚虞人也

日當

晉人計用

以垂棘

出所

之璧與屈

地產所

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

號為虞表號亡則虞

之勢孤晉之意併欲取虞也虞公貪而闇遂許假道賢臣

宮之奇

力

諫不用因為晉所滅是時

百里奚

竟

不諫

焉蓋知公之不可

諫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

遂

去之秦

則

年已七十矣

老成更事必有卓識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

據其語默合宜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若其見幾明決

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

而且擇君而事

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